

致敬湘江

沙金

庚子年的湘江，也许和我一样，默默地承受了许多，没有璀璨的烟花相伴，也少了一些掌声灯影的喧嚣。然而，我却成了它的影子，一有时间，就来到它的身旁。

我喜欢湘江边的风。去河边散步，拍拍花草、风景，清风吹在身上很是惬意。春天的风吹来，花香扑鼻；夏天的风拂面，暑气顿消；秋天的风掠过，温润和煦；冬天的风刮来，冷冽清爽。沿着湘江两岸，从南到北，从北至南，我一步一步地将它丈量，一缕一缕的风抚摸着孤寂的心。我与湘江作伴，风与湘江同行。

我喜欢湘江的水。千百年来，它从湘南九嶷山脚一路逶迤向北，流进洞庭、长江，注入大海。它滋润了湘江两岸的万物和生灵，特别是湘江综合枢纽工程建成后，它温婉柔顺，波澜不惊，清澈剔透，大大提升了航运、防洪、供水、宜居、旅游效应。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我们湖湘儿女，正是吮吸着母亲河的乳汁茁壮成长。

我喜欢湘江上的桥。它们造型各异，长虹卧波，在江面上依次铺开。仅长株潭区域，从北至南就有数十座桥梁，它们连通两岸，促进了湘江沿岸生态与经济建设，而且形成了特有的人文景观。更有数条过江隧道穿越江底，贯穿东西，形成了桥上有车、车下有船、船下又有车的立体交通胜景。

我喜欢湘江边的灯光。每当夜幕降临，湘江两岸高楼上的灯光依次亮起，红、绿、黄、橙、蓝光色在湘江河水的倒映中，五彩缤纷，流光溢彩，将湘江装扮得似梦似幻，如诗如画，分外妖娆。多少个夜晚，我在湘江岸边，沉醉在这璀璨的灯光中，思绪随着灯光的变化和闪烁而扑朔迷离，让人恍然进入了梦境。

我喜欢去湘江边看落日。夕阳西下，落日溶金，太阳将江水渡上了金色。河面泛起的耀眼光，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始终牵动我的目光，从而一路追逐到洲头。此时，在洲头看落日是一个绝佳之处，一轮火球嵌在岳麓山顶，整个江水被渲染得通红。洲头倚栏观赏落日的那些男男女女，在镜头下都成为一道道美丽的剪影。

我喜欢去湘江边还有很多理由，闲适的景观大道，悦目的花卉植物，赏心的人情风物，那些在湘江边跳舞、唱戏、钓鱼、打牌、耍杂技、放风筝、卖小吃者……构成了一幅幅《清明上河图》的繁荣场景，人行其中，再寂寞的人都不会感到孤独。

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我又来到湘江边。风，还是那么清爽；水，还是那么柔媚；桥、落日、灯光，以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仍然如昨。但，我还是嗅到了一丝新的气息。这份气息，来自地下泥土里释放出早春的信号，来自劫波渡尽人犹在的好心情，来自祖国逆势发展不断强盛的自豪感。

江河不老，动则常新，致敬湘江。

新诗新韵

新桃花源

章庭杰

梦里桃源最美，
渔村夕照最萌，
小伙青春阵里，
姑娘脸蛋像花红。
桃花结出桃长寿，
山茶树常年身不空。
油菜花，黄金海，
酿甜蜜，是工蜂，
初衷流淌花和蜜，
酿得三农暖烘烘，
酿得日子甜沁沁，
油然丰沛大江东！

桃花源故事最久，
桃源人情怀最真。
沅江婉约桃花汛，
山茶花洁白闹缤纷。
江水流成香油脂，
家家桌上香喷喷。
油富码，流成海，
桃花源，淌黄金，
秦人故事流天外，
流出人间万里春。
莫道清溪无觅处，
世上桃源我问津！

铜官窑，开出一朵千年的花

李沐昀

铜官窑的许多往事
被一群少年抬起
交给了我

我转身将这些往事
放在人来人往的石板路上
看谁能踩出唐朝的盛景与繁华

古窑不说话
瓷器里开出一朵千年的花
古镇亦含笑而立

我喝上一口老酒，微醺
在少年清溪而温柔的时光里
亦开出一朵花儿来

湖南作家写作家

行吟诗人姚秉德

卢世龙

去旧迎新之际，三湘文坛再传佳音，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姚秉德的诗词散文集《麓山松庐》一书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

作为工科教授，姚秉德接连出版众多学术专著，又陆续写出几百首诗歌，尤为难能可贵。而他能做到业贯文理两科，不外乎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大业的同时，还兴之所致地释放艺术能量。身在民族复兴的大好时代，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无上荣光，用诗歌记录参与过程及感悟同样潇洒快意。

其实，在没打算走工科之路以前，姚秉德是想当作家的。从记事开始，初识文字的父亲便教他们兄弟姐妹背读《三字经》之类的传统文本。原打算给后人成长提供行为准则方面的梳理，却无意中唤醒了姚秉德对文学艺术的认知根苗。加之，上过初中的叔父夏夜乘凉时为了享受孩子们端茶摇扇的快乐，不断讲些离奇故事作为回报。每到高兴时，居然还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一番，令少年姚秉德尤衷羡慕的同时，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文字艺术的巨大魔力。

禀赋的命门一经打开，文艺的浪漫血脉自会欢快奔流。对中国文字的神秘语境，姚秉德显然慧根不浅。别看他年纪小，视线很快就如饥似渴地集中到文字艺术象牙塔顶端的旧体诗词上来。同样的文字，经由不同的人物的进行不同的组合，所形成的意境往往判若云泥。他也想成为那云端上的一员。

不过，在那读书就是务农的时代，他零零散散地上学，也只能零零碎碎地接触一点诗词。遇上心仪的篇目，就使劲背记，直到完全掌握，才放心去做别的事情。对年轻人来说，零星的东西一旦积累得多了，便会占据大量思维空间而形成爆发点，并转折命运。那是1973年，他为集体看守湘江里的木排，夜遇暴风骤雨，紧张万分，生怕丢失树木，整夜上下忙碌后，居然不假思索就写出了《满江红·守木》。这人生的第一首诗，他写得热血沸腾，却被人摘取“浪浪滚”与“千载江水源远流／四方栋器淤泥弃”三句，扣上反时代的帽子。事情层层上报，专家发现“孺子可造”。于是，据理为之开脱，还举荐他去做了拿工分的文字秘书，为日后高考打下了些文字基础。

上大学后，他像火车上的两个轮子一

刘本楚

远远望见父亲的背影，我心中充满了喜悦。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当时，我在县里本乡之外的一个乡镇中学里教书。因刚参加工作，尚未婚配，一般情况每周末都要回家一次。此次回家正值秋季，是栽种油菜时节，可想父亲一定会在田间忙碌，因此，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直奔自家责任田而去。

穿过一窝窝深深的田垄，再越梯形田坎层层上爬，又步入转过来折过去弯曲而行的田埂，父亲的背影已近距离嵌入眼帘了。我眨了眨眼，突然发现父亲是跪在泥土上的。哎呀，莫非父亲的腰疾？他穿着那件已被汗水浸染泛黄的白色短袖汗衫，低着头，躬着腰，佝偻着瘦小的身子，似乎缩成了一团。屁股是坐在双脚后跟上的，双脚背和膝盖紧紧贴在泥土上。身子的重量几乎落在膝盖和后跟上了。他非常认真的，右手扬起一把短小的锄头，左手握着一株油菜苗。右手用力挖一锄下去将土坯翻转来，再用锄锋反复将泥土扎碎推散，又细心地将油菜苗的根理直摆正种进细末的泥土里，还用双手手指合拢在油菜苗的根部处将泥土轻轻按紧，而后用锄头轻轻敲打两下，这样才算种好了一株。

父亲的身子随着右手举锄的用力微微起伏，扬起来又弯下去，弯下去又扬起来。看样子实在有些累了，他又用右手的小锄头抵住泥土停一停，紧蹙眉头，直起手臂，撑起腰杆歇口气，又埋头继续了。眼前的这个身影，单薄而执拗，瘦弱而坚韧，如一颗闪烁的火苗，在阵阵的秋风里

颤抖。

我呆呆的痴望着，双目灼热，泪盈满眶了。此时的父亲还没有发现我的到来，我更加害怕惊吓了父亲，不敢放声哭喊，只好强忍着心头的酸痛，从颤颤抖抖的喉管里，挤出出三个字：爹爹呀！我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颗颗泪珠如颗颗石头从脸上滚落……

又一个春季的周末，我回到家中。

天未亮，母亲就叫醒了我，说：“楚儿啊，爹已经去秧田扯秧了，今天要栽那丘大田，爹想让你多睡会就先去了。”哎呀！我怦然心动，爹不是腰痛吗？怎么不叫我一声？”爹是腰痛，可他那股蛮劲谁拦得住？还不是忍痛啊！”母亲的话语流露出一丝心痛的责怪，既像是责怪爹，又像是责怪我。

去往秧田的路上，铺满了厚厚的月辉。我抬头望天，一轮满月把整个小小的山村映照得透明。这是下夜的月光，更是黎明前的辉煌。满脑子想象中父亲的背影就如同眼前的月光，透明着我的方向，把我的前路照亮。

我疾步行走在溪流畔蜿蜒的小路上，轻轻脆脆的流水声如同母亲的话音，在我的心灵里滋滋地流动，阵阵不知停歇的蛙鸣，如同敲击着密集的鼓点，在我的耳边嘹亮。月光下的秧田，一片绿油闪亮，在沐浴着春夜的缕缕清风里，翻涌着层层绿浪，不断地，悄悄地与溪流宕荡，浪向远方。

几根羊肠曲弯的田埂，把我急速的脚步引向了秧苗田角。风拂秧苗起伏的绿波中，正起伏闪动着父亲的背影。眼前的情景又一次使我惊呆了。父亲的背后已留下了长串的秧架，都是用稻草扎紧的一条一条的秧架儿。一条秧架是四拍秧苗组成

获新发现，才成为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创始博导之一。

自从写出《满江红·守木》一词以后，无论工作与生活多么繁忙，也不管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更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仿佛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概能触动诗兴，令他心血来潮吟诵一番。尽管他也沿用古人的“格律”程式，以及“点染”“比兴”之类的表现手法，但当把生命与智慧同民族命运紧紧捆在一起后，他的洞察力、领悟力与归纳力都得到极佳彰显。加之，他写作品重思想意境而轻表现形式，喜欢旧体诗词并不拘泥于旧体诗词，笔下文字才深邃灵动，简洁通透。

长期忙于教学与科研，无暇顾及个人健康，他慢性喉炎逐步恶化，最后失声，3年内多次住院，经受15次全麻手术治疗，痛苦时大学女同窗用微信发来咏落叶照片与诗歌：“花开花落处，叶落亦同悲。春日何曾驻，风吹香不随。”他却立马想到人生使命与意义，便和《咏花魂》一首：“叶落枝青蕊萼残，炎炎夏日汗滴干。随风瓣瓣翩翩落，留得精香在世间。”就这样，他经历任何事情，都能运用几种词牌抒发感悟。倘若意犹未尽，又信手拈来写新诗进行补充性表达。因而他的作品总是呈现出繁多维的美，样式瑰丽多姿。

当然，他更善于取象类比，并且是走到哪写到那，随时随地让有形的事物展示出无形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也就是不管一场一景，一草一木，还是最常见的颜色与气味，在他笔下都能转化成美妙诗歌。如此“姚秉德式底气”，不是谁都能具备的。他就这样由工作而诗歌，再由诗歌而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收获科学创新与诗词创新的丰硕成果。

今天，他的头发越来越少，但他的学术成果和他教出的学生一样，越来越多地在国家重点工程与重要岗位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相信他自选的328首(篇)诗词与散文，也能积极向上地温暖广大读者的心灵。

（姚建刚，字秉德，1952年出生于长沙。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发改委专家组专家、国家电力市场论坛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专家。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了《麓山松庐文集》《麓山松庐诗词散文集》以及科技专著13本，两次荣获中华诗词“天籁杯”大赛特等奖。）

跪拜泥土

的。扯秧的时候是双手同时下水，用五指紧贴泥土，摸着秧苗的根和泥托出，待双手握满了秧苗时再托出水面，洗去泥土。如此，一手一拍，待扯满四拍便合成一条秧架。这都是父亲后来细心教导的。此时，我数了数父亲背后，已扯好50多条秧架了。按农人扯秧的一般时间来说，最快也要4至5分钟一条，可见父亲扯秧的速度要超出常人的一倍。

待我想仔细观察一下父亲的动作时，可又突然发现父亲是双脚跪在秧田里，屁股仍是坐在双脚的后跟上，身子随着双手扯秧的动作微微起伏，低着头，躬着腰，一团紧缩的泥土凸在田间，又如一块圆圆的石头半淹水中，整个下身全被泥水淹没。一会儿又抽出半只脚，用膝盖顶住胸部，似乎缓过一口气，又似乎轻松一下弯曲的腰杆，一会儿又从泥水中抽出另外半只脚，膝盖仍是顶住胸部。就这样双脚换过去，又换过来，跪下去又抽出来，抽出来又跪下去，但从未听到父亲的半声呻吟和叹息。

我木然抖立田角，目睹着父亲的背影，实在忍不住双泪俱下了，泪落在父亲的背影里，泪落在秧苗的叶尖上，更如同清波涌荡的溪流饱含着父亲艰辛的心血，浸透了这春夜里明明白朗的月光。

父亲常对村民说：泥土是需要跪拜的。我们跪拜泥土如同我们对共产党的忠诚，只有跪拜泥土才能获得泥土的养育。村前土地堂上的对联告诉我们：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

当了32年村支书的父亲啊，如今已永久地跪拜在泥土里了，我的父亲呀！我的泥土！我心灵的深处将永远扎下一个跪拜泥土的鲜活的灵魂。



罗诗斌

黑褐色的飞檐上，蹲着一只大鸟，衬以青砖，老墙，灰瓦，以及瓦当上斑驳的青苔，不正是一幅水墨画么？

而这幅画可以无限的复制，无限的衍生，把一切古朴的诗意纳入其中，囊括那些古意盎然的词根：雕花窗、天井、藻井、木楼梯、阁楼、箭眼、陶罐、青蒿、梅雨、月光、戏台、花鼓戏、祠堂、祭祀、马匹、舟船、大刀、易经、文房四宝、藏书楼、爱情、朝代……这些名词，如未水中的波纹，层层叠叠地激活你记忆深处的味蕾，而这些如梦似幻的词语一直蛰伏在你的身体里，像古老的梦。只因在某天日子，你突然抵达衡南县相市乡大有坪古民居，心中所构建的古典美学，让你瞬间泪流满面，你似乎找到了前世的诗意栖居——那种与残酷现实充满敌意的田园生活。

翻开《湘琳贤资桂房罗氏十二修宗谱》，你会看到一个个勇武罗氏族裔从族谱里走来，复活一个家族最真实的血缘谱系与传奇。“军家罗氏开基太公罗添祥，大明洪武初奉旨招募英雄，爱整师旅，汗马从王，功名钟鼎，升平之日，官封衡州卫，奉诏立营镇守田地，定居清泉（今衡南）。洪武三年，皇帝下旨全国人口普查，定为军户户帖，其后裔被称为军家罗氏。罗添祥生四子，明永乐末年分居，长子世隆回迁遥田，仲子世文居陆堡（今相市乡大有村）……”

罗添祥乃东晋名士、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罗含（公元292年——公元372年）的后裔。所谓的军户制度与如今的预备役或民兵制度颇为相似，定为军户的户籍必须派人去当兵。为使军户能自备服装盘费，明政府规定：军户耕种的田地（军田）在三顷以内者可免杂役；三顷以上者须与民户一起承担杂役。一旦定位军户，几乎世代子孙都要派丁从戎戍边，不经皇帝特许或兵部尚书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自行改籍。

自此，军家罗氏族人开始来水河畔陆堡码头安寨扎营，修建大有坪古民居。最先修建的是祖堂，祖堂立在整个村落的正中心，两旁是挤挤挨挨的厅堂或住房，形成二龙戏珠的气象。他们以青砖、灰瓦、石墩、廊柱、藻井、天井、门当、瓦当、雕花窗、马头墙，来构筑一个家族的图腾与信仰。一座村落就这样慢慢生长起来，那一弯塑有兽爪的檐角、一堵粗悍的石墙、一扇雕镂着梅兰竹菊的隔断，一顶龙凤呈祥的藻井，这一切的梦想，都被乡音与祖训统一为某种制式。他们在庭院里植荷养鱼，坐在阁楼上诵读四书五经，聆听雨水从天井上方哗啦啦地落下来，那些寂静的时光，开始变得润泽、明亮、恬淡。

大有坪古民居，不正是一个拥抱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构建的桃源之梦吗？他们渴望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在金戈铁马的征战之余，寻找人生的象征与隐喻，直抵诗意的奥秘。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咸丰、宣统年间，他们依照周易八卦六十四卦中第十四卦“大有卦”卦形，陆陆续续地修建梦中的家园。大有，乃是力量、物资、气运充沛的象征，隐喻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象。卦象更深层的含义是——要想让国家昌盛，百姓富庶，不能居功自傲，忘乎所以，要谦虚谨慎，要居思无，居富思艰，居安思危。

在祖堂墙壁上，赫然刷着两条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些方正的毛笔字，刚劲，残破，有着某种倔强的命运。这是否在冥冥之中试图要诠释着什么，或与流逝的家风或族谱里的历史形成某种照应？

唐代诗人罗隐在《夏州常侍》诗中写道：“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这句诗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化为罗氏族人默认的家训，从罗含到罗隐再到罗添祥，不管是从文还是习武，为官或为民，都要献身国家，要把“国计”摆在第一要务，清廉为官，务实为民，不要去为子孙谋取家财，要把仁德和清廉作为美德，留给后世子孙，才能保持家族兴旺发达，子孙安康。